

小說

(夷)

滿清順康之際。中原甫定。海內粗安。而舊朝忠臣義士。枕戈以謀光復者。所在皆是。下至流寇餘孽。赤眉铜馬之流。亦多伏處江湖。往往殺人越貨。爲民間害。在蜀鄂間巴山一帶。興房二竹歸保諸地附近。尤多悍匪。客之過此者。雖白日青天。亦有戒心。聽松濤潺湲聲。輒疑爲濃鬚兒呼嘯也。吏民苦之。屢上書于大府。論師殲捕官兵。至每爲棘手。以叢林深邃。形勢險惡。有天然之保障。不入虎穴。終難得虎子也。時歸保市上有屠狗數十輩。皆膂力過人。精擊刺術。倡言賊衆易滅。巴山令信之。間所欲。衆曰。彼鼠輩耳。祇需小卒數百。供役使。大事成矣。令慨然諾。聽自募。戒司粟吏勿斬與。衆得資。大悅。竭情揮霍。盡募市井無賴。日

皆色喜。以爲大患可從此絕矣。詎知衆乘勢猛攻。追及城邑。破關直入。居民方潛伏如靖。私禱此舉之功成。忽聞呼嘯之聲。如白鼎沸濤湧。知已中變。相與惶駭失措。而賊既乘勢。撲其勢洶洶。銳不可當。民間之珍寶財物。如風捲殘雲。一轉瞬間。均已。脛而走。殆晨雞唱曉。衆賊去遠。邑令始出示撫民。并遣值騎捕屠戶。獲二十一人。邑人恨之刺骨。乃效東漢劉董仲穎事。吸其脂而焚其膏焉。初。邑令有女。皆國色也。而次女梨。尤艷。頤賦性幽僻。不好鉛華。居常蛾眉淡掃。脂粉全拋。待人接物。一秉仁慈。冰雪聰明之人。慧根却具佛性。閨中供觀音大士像。日對之參禪。每值宵深人靜。則梵響淒婉。天花欲墮。家人過梨雲。

力。足以排難解紛。所謂斯須不去。須臾不離者也。今代表爭駁。假非遷就。不能允諾。添察情形。似宜添派財神代表兩名。不南不北。亦南亦北。俾得從中籌畫。易于轉圜。以促和局之完成。而免民生之困苦。始慰顛頹待治之望。

又恢復在此。在智者未免思疑。何況于僥幸乎。

（未完）

（新聞第十一卷）

（新聞第十一卷）